

促進人才暢順流動 推動香港創新發展

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在港兩院院士的來信作重要指示，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引發各界積極反響。加快推動香港科技創新發展，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和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的現實需要。中央向香港提出任務，盡快配合國家的高質量發展，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結構轉型，給香港發展創造黃金機會。特區政府要加強統籌，消除障礙，讓人才更暢順流動，盡快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以創新科技打造香港新的經濟引擎。

林龍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中華出入口商會榮譽會長



香港要發展創科業，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科技人員自由流動十分重要，首先要改變當前的輸入人才政策和相關的入境法例。

為人才流動拆牆鬆綁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需要人才雙向流動，目前的阻礙較為突出：一方面，內地人才來港交流，不能從事短期工作；另一方面，內地對港澳居民在內地就業也有嚴格規定，企業和科研機構不能直接招聘港人，除非獲得勞動部門批准，證明有關人才是本地區找不到的。粵港兩地對引進人才都存在保護主義。因此，特區政府指定較高級別的官員，與廣東相應層級的部門和官員協商，調整大灣區的人才流動政策和勞工法例，做到互利雙贏。

目前內地人才來港簽證的申請手續相當麻煩。持內地公安機構發出的「商務簽注」來港的人士，不得在香港受聘工作，即使沒有薪金也不允許。內地人才如要在港工作，須透過「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向入境事務處申請；有關申請是逐個受聘人審批，僱主須證明受聘人擁有本港缺乏的知識、技能，以及具備相關工作經驗，受聘人的薪酬福利不低於本地市場水準等等。這些政策根本不利於大灣區的合作。

今後，特區政府應設立一個豁免清單，大學的研究

員、指定實驗室的專業人員、高科技企業的研究人員，可以允許在這些機構服務的內地人才，來港工作3個月。香港的科研單位和企業3個月後，證明受聘的內地人才可協助本機構具體的項目發展，可向入境處循「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將內地人才申請為專才，令他們成為香港臨時居民，7年之後可以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其專業資格也獲香港承認。

同樣，內地也應該放寬港澳居民在內地就業的限制，例如應撤銷有關內地企業在招聘港澳台員工之前，必須「有勞動部門所屬職業介紹機構開具、在轄區內招聘不到所需人員的證明，或在勞動部門指導下進行公開招聘3周以上，仍招聘不到所需人員」的規定，使港澳台的專才能夠在內地企業任職。港澳台專才在內地工作4年之後，獲得企業推薦，可以獲得內地居民的所有福利待遇，7年之後，可以獲得內地政府承認的專業資格，允許個人執業。

總而言之，兩地政府都應該創造條件，為兩地專業人士的交流、資格互認拆牆鬆綁，大灣區的合作才能夠順暢有效。

香港的會計師、律師、測量師、評估師、銀行金融師、基金分析師等專業人才，能夠為大灣區的發展，提供巨大推動力，可以協助大灣區建立高端專業服務業和現代化金融業。內地應建立一個引入專才的平台，先確認一批香港高端專業服務公司，為大灣區提

供專業服務，受聘這些指定公司香港僱員，如果每年在內地工作183天或以上，工作滿7年，內地應承認其專業資格，可以個人身份提供專業服務。律師則可以從事新股票上市、上市公司法律顧問、商業契約和糾紛的工作，但不能從事刑事案件的訴訟工作。

加強科研和企業合作

人才是大灣區成功的關鍵。沒有人才，就不可能有高質量、高附加值的經濟。所以，吸引人才是大灣區的生命線。為了引導香港的大學生更熟悉大灣區，香港應該加強大學生到大灣區交流實習的機制。一方面將產業發展和大學更緊密聯繫，讓大學學習的知識更適應大灣區發展的需要。兩地大學應建立合作計劃，選派學生到對方的高科技企業實習，增廣見聞，積累經驗。

借鑒他山之石，美國史丹福大學早已推行實現創業夢想的發展模式。例如，史丹福大學的教授，可以同時兼任高科技企業的行政總裁，將科技發明變成了高附加值的商品，教授可以變成億萬富翁。反過來，許多成功的高科技實業家，也能成為大學教授。粵港澳大灣區應借鑒這些海外的成功經驗，鼓勵教授、科研人員和學生創新創業，把新科技、新發明迅速轉化為社會需要的新服務和新商品，同時鼓勵創新風險基金投資，培育新企業、新產業，加快大灣區發展。

朝鮮「棄核」究竟該選擇哪種模式？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或許現在說這個問題有些早，但特朗普、蓬佩奧和美國國內的諸多重要官員最關心的就是這個，尤其是蓬佩奧第二次訪朝就是要找尋一條彼此都能接受的政治解決模式。據稱，蓬佩奧要求朝鮮停止核開發，並向外轉移已經開發並擁有的核物質和導彈，也就是把目前朝鮮擁有的核武器轉移到「中立國家」，並通過國際社會的管理將其廢棄。這就是美國已經訂訂的具體政治解決方案。之所以特朗普如此着急，關鍵就是要要在2020年美國大選前實現朝鮮「完全無核化」。

「利比亞模式」徒增朝鮮反感

蓬佩奧在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指出，如果朝鮮同意完全廢除其核武計劃，美國準備為朝鮮提供安全保障。同樣接受電視訪問的博爾頓則強調，朝鮮需先完成無核化，「才會開始獲得好處」，即朝鮮必須先拆除濃縮設施和核武器庫。這就是博爾頓提出來的所謂「利比亞棄核模式」——即先棄核後補償。但「利比亞棄核模式」本身不成立，原因就是卡扎菲慘死了，利比亞至今混亂不堪，「棄核」並沒有帶來利比亞的和平與穩定。之所以博爾頓認為可以照搬「利比亞模式」主要是「偷懶」，認為這些文件都是現成的，換個簽署主體就行了，但結果是什麼呢？卡扎菲在動盪局勢下的最後演講中提到，「金正日會看着我笑。」金正日明白這個道理，難道金正恩會不懂？所謂模式一定是成功解決了一件事情，並經過歷史的證明和檢驗，而不應該是一個歷史教訓。因此，博爾頓提出來的「利比亞棄核模式」或只能引起朝鮮的反感和不信任。

在解決朝鮮核問題上，還提出過「烏克蘭棄核模式」，也就是其他有核武器國家集體為烏克蘭作擔保，確保烏克蘭的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正是這樣的大國擔保模式，讓烏克蘭選擇了完全「棄核」。但沒有想到的是由於烏克蘭急於投身西方懷抱，俄羅斯不得不迅速出手，導致克里米亞「丟失」，烏克蘭事實上被分裂為東西兩部分，而造成烏克蘭如今慘狀的恰恰是擔保國之一

的俄羅斯。如果烏克蘭還是一個有核武器的國家，或許俄羅斯也不敢斷然出手。因此，「烏克蘭棄核模式」也是個偽命題，事實上並不成立。同樣的道理，「伊拉克棄核模式」也不成立。薩達姆的確曾經計劃研製核武器，但遭到了以色列的強力阻止，尤其是海灣戰爭後，薩達姆不得不被迫放棄全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雖然事實上也放棄了，但老布什沒有幹成的事情，小布什幹成了，發動伊拉克戰爭並最終絞死了薩達姆，借口還是莫須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本來還可以考慮的「伊朗棄核模式」卻因為特朗普執意退出了「伊朗核協議」而告吹。特朗普眼裡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僅是核生化武器彈頭，更有運載這些彈頭或戰鬥部的載具，也就是彈道導彈。正是因為伊朗只是凍結核計劃而不是終止，只是「棄核」而不「棄導」，因此無論是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還是堅定支持這兩個國家的特朗普都無法接受這個「最糟糕的協議」。因此，退出「伊朗核協議」就是特朗普的不二選擇。相反，特朗普很有可能已經有了伊朗核協議的「B計劃」，但這個「B計劃」的關鍵就是美國要先和朝鮮達成協議，並輻射到伊朗核問題。

從目前來看，只有「古巴模式」算是成功的政治解決範例之一，雖然不是「棄核」的範例，但也是美國保障其他國家安全的一個特例。說是成功，也就是肯尼迪和赫魯曉夫達成了妥協，美國保證不入侵古巴。但古巴也付出了被經濟制裁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巨大代價。古巴的安全保證一定程度上得益於美蘇爭霸和「冷戰」對峙，蘇聯為古巴做了強力安全擔保，這一點不容忽視。誰來給朝鮮做安全擔保就是複製「古巴模式」的關鍵，美國不能自說自話來做擔保人，畢竟美國和朝鮮不存在信任關係。

從目前朝鮮承諾的「棄核」路線圖來看，金正恩表達了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始終如一的明確立場，但指出只要美國消除對朝敵視政策和安全威脅，朝鮮沒有必要棄核，無核化是可以實現

的。金正恩希望通過朝美對話建立互信，有關各方負責任地採取「分階段、同步性」的措施，全面推進半島問題政治解決進程，最終實現半島無核化和持久和平。

「棄導」難度遠大於「棄核」

從金正恩這個表態來看，依舊是對美國充滿了不信任，同時提出了朝鮮「分階段棄核」的建議，要同步獲得美國解除制裁、政治認可以及美國提供相應援助和補償等。這實際上就是朝鮮一貫的「一攬子」解決方案，而不是美國所想像的「朝鮮必須先做，美國才能跟進的非同步」舉措。

從博爾頓的講話中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美國的實際用意，不僅要把核武器和核材料暫存在第三國，也要把彈道導彈寄存在第三國，這些導彈究竟如何來界定，是針對美國的「火星-12」、「火星-14」、「火星-15」導彈，還是全部的「火星」和「北極星」彈道導彈以及「銀河」運載火箭，這種「棄導」的難度要遠大於「棄核」本身。就算是「棄核」，如何核查，如何不可逆，怎麼算不可逆，很多核導技術都掌握在朝鮮技術人員的頭腦裡，短時間「棄核、棄導」或許都是美國想當然的事情，也都是美國一眾政客之權宜之計罷了。

蓬佩奧說只要朝鮮自願「棄核棄導」就能獲得韓國一樣的經濟繁榮並確保體制安全、人身安全，但問題的關鍵是美國也曾經給卡扎菲承諾了，但食言了。特朗普是商人總統，只考慮眼前利益；蒂勒森也剛剛離職不久，蓬佩奧究竟能幹多久也都是未知數。究竟金正恩該信誰呢？估計連特朗普自己也未必相信自己的承諾能兌現多久吧。

朝鮮核問題的關鍵就是美朝要建立信任關係，建立彼此都能接受的「棄核時間表」，一味施壓只能適得其反，只有雙方彼此作出重大讓步，才能進一步海闊天空，讓朝鮮半島享受「人類命運共同體」帶來的福音。

善用歷史性突破 打造國際創科中心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社聯理事長



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在港兩院院士的來信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促進香港與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習主席更指示國家科技部、香港中聯辦等部門，對香港科技界的意見特事特辦，又容許香港科研人員申請中央財政科技計劃項目，為香港科技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創造了優厚條件，締造了歷史性突破。

科技創新是世界大潮流，縱然創科局曾在反對派拉布下數度「難產」，但自從該局排除萬難成立兩年多來，無論在推動業界發展，以及促進與內地和國際交流合作方面，都發揮了重要領軍作用。近屆施政報告與財政預算案，當局也大手筆加碼注資，包括將研發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比率倍升至

1.5%，又預留500億元支援創科發展。此外，當局在增設科研設施、檢討法例等八大方面為業界開創條件，而新推出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亦為輸入科研人才加快了處理安排。

隨著本港創科氛圍形成，習主席今次進一步對香港科技發展注入強心針，既展現了國家關懷香港，也闡明了香港同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最符合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意義極為重大。

但話說回來，香港近年雖然在創科路上急起直追，但相對內地、台灣、新加坡，以至主打科技產業的韓國等，本港的創科政策配套尚有創科的優化空間。如今內地創科優化大門已開，特區政府更應聯同業界利用好「一國兩制」的優勢便利，吸納來自全球的高端企業，深化與內地人才資金的配對，充分發揮好協同效應。

反駁《國歌法》本地立法的四大謬論

穆家駿 城市智庫成員 中學教師

《國歌法》已經清清楚楚在基本法附件三列明，本地立法是無容置疑，但社會上依然存在不少質疑、反對的聲音，筆者希望透過反駁反對派對國歌法的四大謬誤，令公眾更清晰知道立法的原意和理據。

謬論一：現時教育國歌指引清晰，根本不需要立法規管教育，這樣是開了一個壞的先例。

反駁一：以同一邏輯反過來說，即使《國歌法》本地立法後，各中小學只要沿用原有制度即可，學校實質推行時都不會有太大困難；而立法只是更清晰寫出學校責任，條例亦不會列明罰則，校方又何懼之有呢？同時立法顯示了在憲制層面上更加重視國歌的教育。對於代表國家主權象徵的國歌，開先例來規定課程必教，有何不可呢？

謬論二：國歌法第一條說明要「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反對派馬上將《國歌法》當成「國民教育」來反，當「愛國教育」是洪水猛獸！

反駁二：愛國主義教育在世界各國都有實行，比如美國，他們的愛國主義教育更更一項「系統工程」，從幼兒園、小學到中學層層遞進。他們所有年級的學生都需要面向美國國旗進行宣誓，宣誓效忠於國旗和國旗所代表的美利堅合眾國。而且更要考核對國家的認識程度，通過憲法測試和美國歷

史來考核，這難道不是考核學生對愛國的態度嗎？

謬論三：《國歌法》法例涵蓋範圍過闊，經常搬出例子，例如在家練習樂器表演國歌、在茶餐廳食飯聽到國歌播放等等會否誤讀法網。

反駁三：其實，法例中寫明了「公開」和「貶損」兩個詞語。「公開」，本地立法條文已把全國性法律中的「在場人員」，縮窄至參與或出席場合者，相信在家練習樂器和茶餐廳觀看電視直播升旗儀式的食客都算不上出席場合者！而「貶損」就更無需解釋，因為正常有常識的人都應該懂得什麼是尊重，無論面對哪一個國家的國歌都應該表示尊重，更何況是自己國家的國歌！

謬論四：要求將《國歌法》進行公開諮詢。

反駁四：在反對派眼裡，既然不能直面反對法案，倒不如先拖字訣，來為了「程序正義」，公開諮詢。首先，國歌法已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特區政府必須履行在「一國兩制」下的憲制責任進行本地立法。加上政府為《國歌法》所舉行的公聽會等等都是聽取市民大眾意見的重要途徑，這些不已經是「公眾諮詢」的一部分了嗎？

既然《國歌法》對於教育工作者可以有更清晰指引，字眼上亦對本地立法進行了修訂，在清晰可見的憲制責任下，必須盡快完成立法。

余若薇是姚松炎最大金主說明什麼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早前在立法會九龍西補選落敗的姚松炎，其選舉開支近日曝光，在補選中他的總開支接近143萬元，金額不多也不少，其中捐贈約121萬元。在捐贈者當中，曾代表姚松炎打立法會宣誓官司的前公民黨主席余若薇，竟被發現向姚捐款達40萬元，等於其三分之一的總捐款，成為其「最大金主」。這不但說明姚松炎與余若薇的「密切關係」，更暴露姚與公民黨的「合作關係」，坊間一直有傳聞，公民黨早已打算招攬姚松炎入黨，並打算待他勝出補選後才公佈，但結果卻陰溝裡翻船，才不了了之。姚松炎其實是代表公民黨爭奪九龍西議席，難怪其他反對派政黨一直對其助選放軟手腳，原因是支持姚松炎，等於是支持公民黨染指九龍西之故也，誰會這麼笨？

余若薇身為資深大律師，固然是收入豐厚，但在補選中以個人身份對姚捐出40萬元，似乎也是不合情理。政治人物提供支持主要是通過助選拉票，鮮有「真金白銀」的捐款，這筆款項究竟真的是她個人捐款還是代表其政治組織捐贈，難免令人有不少聯想。但不論這筆捐款來自何處，至少證明了姚松炎與余若薇及公民黨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在姚松炎這次補選中，大多數反對派政黨都是口惠而實不至，捐款額都是極低，民協甚至「一毛不拔」，更沒有為其提供任何服務。而公民黨不但有前主席「慷慨解囊」，公民黨也是姚松炎宣佈參加九龍西補選後，第一

個表態支持的政黨，並在補選中協助姚松炎擊退馮檢基。如果只是反對派內的「盟友關係」，公民黨未免積極得過分。

企圖先奪議席再加入公民黨

其實，姚松炎一直與公民黨關係密切，他開始投身政壇，也是得到公民黨前副主席黎廣德的推動，彼此早已有緊密合作，入黨只是時間問題，但公民黨卻希望姚松炎能夠保持其所謂「獨立」的身份，以便爭取其他反對派政黨以及「本土派」的支持，所以公民黨一直有意隱藏彼此關係，否則如果姚打出公民黨的招牌出選，這樣其他反對派政黨就會有反彈，認為公民黨有什麼資格染指九龍西，又為什麼不讓其他黨派如民協出選？但姚松炎以所謂獨立身份參選，其他反對派政黨也就不好意思反對。

事實上，自從毛孟靜在上屆立法會選舉獲勝後，隨即過橋抽板退出公民黨，其「又食又撿」的行為引起不少公民黨人不滿，加上志在成為反對派頭頭的公民黨，如果惟獨在九龍西沒有議席也說不過去，於是一直打算重奪九龍西議席，而九龍西的補選正為公民黨提供了插旗機會。他們期望支持姚松炎空降九龍西贏取議席，之後再宣佈姚加入公民黨，這樣就可空手入白刃地在九龍西插旗。可惜的是，公民黨的算盤其他反對派政黨早已看穿，他們都知道如果讓姚松炎勝出，將打破反對派在九



■ 表面獨立的姚松炎，暗地裡深得公民黨支持。

西原有的勢力平衡，民協將再無生路，其他政黨也會受到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又怎可能真心支持姚松炎？他的落敗是必然的事。

政治講的是利益計算，姚松炎初時以為自己有多大政治能量，有多大支持度，空降九龍西志在必得，結果一戰而敗，不但輸了議席，更令公民黨看到其沒有多大價值，入黨之議自然是不了了之，40萬元的捐款也當是買個教訓。九龍西議席就是這麼幾個，兩大陣營的票也是涇渭分明，反對派不論哪個政黨出選，都會觸動到原有勢力的利益，團結根本只是一廂情願。就算劉小麗之後再參加九龍西補選，情況也是一樣，當然前提是地如果可以「入關」的話。